論語稽

論語稽敘言

尼山精誼因時制宜詖說拗通徒執跡象不爲詮釋大義晢如瞽咬日未昇爝火不熄宦子伯銘憂之於是有論語稽之作而喆嗣誨之復說明不背共和之意旨噫其知言哉夫堯舜揖讓揖讓者共和之鼻祖也尼山則祖述之湯武征伐征伐者革命之導師也尼山則憲章之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皆因乎時以制宜也至於尊周王魯義秉春秋公山佛肸之召則以爲東周可爲茲體甚大特當專制之世說者未之發明耳鄒嶧之賢自稱願學而民重君輕之語居然被之七篇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誨之樞書能讀古人與稽乃取茲篇表章而著明之可謂先得我心者矣余維共和之

維新印書館刊印

名昉於東周行於歐美然東周有其名而未盡其實歐美行以漸而未行以驟今者五族共和千載一時其驟進軼於歐美其實效邁於東周即尼山所謂時之一字有以陶亞甄歐開來繼往如今日也惟望稽古儒生識時俊傑以尼山之眞血脉鑄造共和之眞精神而勿爲反唇相譏數典忘祖也誨之其有意乎書以貽之

中華民國臨時副總統領湖北都督事黎元洪叙

論語稽序

昔孔子丁衰周之世抱道而無所遇遁退而序易象刪詩書正禮樂因魯史以作春秋於是十翼以張四始以列七觀以標五經以正五音以諧五例以明天道浹而人事備蓋昭昭乎若日月之明離離乎如星辰之行也孔子既歿七十子之門人懼微言終絕復纂錄孔子之應答弟子時人者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者爲論語二十篇其中言易言詩書言禮樂春秋者僅一則論語者固羣經之鈐鍵也敝自漢宋以還說經者夥不自論語始然人自爲說其義各殊故不能有得而無失其始也失之繁繼失之雜中失之悍後失之黨最後不失之黨卽失之肆不失之肆卽失之瑣要其歸不過漢宋兩學疊爲勝負究於聖道無大乖盭也訖今民國肇建君臣之道廢議者竟謂孔子尊君抑臣欲罷其祀而廢其書噫何其傎也夫孔子爲聖之時其時周道衰而王綱未解自不得不明君臣之義且其所述六經皆取先王之政教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卽論語固多孔子之遺言然於君臣之際亦未見其果尊而果抑也如曰君君臣臣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事君勿欺而犯忠焉能勿誨乎諸大旨是寧備責之臣邪抑責之君邪此固有識者所共知則又烏可以廢哉其亦弗思耳已今年春遵義宦君誨之出其尊甫　莘齋先生所箸論語稽問序於予予爲之再三讀竊嘆　先生能萃眾言折衷於前誨之能由體聖心補苴於後既無門戶漢宋之見復不倍民國共和之旨先生之志可謂勤而誨之能繼　先生之志尤爲不可及也予力薄媿不足以闡揚聖道故爲反覆道之於此世苟有深思好學者繇論語稽而上索之六經俾先聖之道獲用不墜豈微　先生與誨之之幸抑亦予之幸也夫

民國二年二月一日黃岡夏壽康序於湖北民政府

論語稽序

民國元年始黜六經罷孔祀黔中宦游之獨介吾友劉若生致其先德莘齋先生論語稽都下使序之明年春當民國統一之期年政府特闢天地壇縱遊樂余登鑾殿觀鐘彝輒泫然流涕曰嗟乎孔教亡矣吾其得爲猶太之民乎哉乃取論語稽而序之曰人之並育天地間而不相害者敬愛之良不忍而已古者聖賢不得志哀天下之民困於强暴而無能殄之也創爲宗教特尊天地鬼神以懾之帝王知其然故宗教嚴而天下大治宗教者積不忍之誠發人敬愛以教刑賞之窮杜爭殺於無形之域者也顧嘗涉觀宗教諸書要未有廣大精微如我孔子者孔教之書莫詳於論語其說一貫以仁而行之以禮此宗教之所同也而其道獨自孝悌始孝悌者敬愛之源仁禮之質也今之論者輒曰同胞乃獨舍人倫非孝悌强途人而兄弟而先途人其父母兄弟焉房闥已戈矛矣但使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油然孝悌尙何爭殺之足憂故孔教敬愛之深實足結天下人心而不亂又懼孝悌終而敬愛歇特重喪祭以續之喪祭者敬愛之積

仁禮之徵也極之父天母地郊壇大祀天祖一堂人物皆成昆季始終一孝弟而已天下尚有不治者哉嗟乎孔教之精斷非無本之施所可同年而語故孔教行而民族之庶物產之蕃燦然冠絕五洲之上又懼後世溺於禱祀將以暱民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曰獲罪於天乃無所禱嗚乎此豈道佛耶回所可測其萬一者哉後生譾陋謬釋共和嘵然以孔教尊君爲病夫君者羣也君臣之義豈獨帝王然哉耶穌治我爲父母奈何不聞美法黜之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政治人事教治人心教說之精皆足衣被萬世故天下有無國之民斷無無教之國國無宗教豈特亡國之憂今環球爭殺人類阽危雖道佛耶回君子猶將挈其精神以範天下况孔教之覆幬無外者乎漢高之起也生不知書甫定中原即以太牢祀孔子孔教之行中國之盛緜緜且二千年法蘭西共和之始埃卑爾獨倡無神之說黜耶經廢天祀閧然挾女優登壇拈拜爲眞神遂致綱紀蕩然爭殺至八十載今民國肇造百度紛挐獨先黜六經罷孔祀復舉郊壇嚴肅之區恣魚龍百怪之戲侈鼎彝尊斝之重鐘磬琴瑟之華以供嬉玩士女

雜沓歌舞遊遨外則心社共妻無天設會方之埃氏害且伯之政府猶津津以尙禮飾天下嗟乎禮起於祭祭且亡矣尙何禮之云哉痛乎人之別於禽獸者敬愛而已神州之初一禽獸場耳神聖代作創爲衣食拓爲宮廬制爲倫常文字禮樂教化且數千年締造艱難始克脫禽獸以躋人道今人心一肆敬愛胥亡紛然自返於禽獸其禍尙忍言乎猶太之亡也其民散處四方挐焉明政法殖貨財抗衡英美遊踪所至康樂和親豈其才之異特哉國亡而教不亡人心不與國俱亡也今孔教之亡若此人心亡矣吾雖欲爲猶太之民其可得哉所由溯洄鐘彝汲汲焉序論語稽以存之者此也是書集漢宋之精折中一當黎序已詳莘齋研經早世謫之賡續以成其書流播於干戈廢絕之中以待後世皆古君子之用心不具論論孔教存亡之大庶天下知所擇焉

癸丑春正月二十日桐城陳澹然序於都下寄廬

維新印書館刊印

叙

孔子垂世立教之本在于六經而傳記爲之羽翼傳記多矣其爲天下所最尊信者莫如論語是故班固叙書以論語殿六藝之末而不列諸儒家趙邠卿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豈不然哉註論語者衆矣其最通行于世者爲古註朱註然世人多未滿意于是采集衆長而發明新義不得不有賴于後起者矣宦君誨之好學深思之士也嘗校刊其　先君子莘齋先生所遺之論語稽欲以公之天下扶植聖教意甚盛也孔教會既成立宦君乃以之郵示于予且命序之予讀竟見其引據淵博考訂精審先全錄古註于本經章節之下次節錄朱註次載　莘齋先生之解釋間或附以誨之君之引証其爲書也從朱註者十五六從諸儒者十三四下己意者十不得一焉豈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耶及其自下己意則又獨闢蹊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誠可謂有功聖學者矣然誨之君以愛護孔教之故于經文言君之處竟不惜改竄其先君子之原著以求合于俗予甚嘉誨之君之志而惜其所以達之者太曲折也夫宗

維新印書館刊印

教者神聖不可侵犯者也即使時移義異不適于用而既屬古訓亦安能不存其眞况其有適用者在耶强聖言以就世俗是反以世俗爲主矣然則聖言之可尊者安在哉故予謂誨之君之改竄徒多此一舉也雖然若誨之君者洵可謂善繼志而述事者矣非　莘齋先生之善教亦安能有子若是哉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即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高要陳煥章謹敘

參敘

論語一書古今疏註毋慮數十百家孔鄭數典程朱析理漢宋諸儒厥功偉已　國朝學人輩出蒐羅闕失匡正訛誤句梳字櫛幾無遺義博覽周觀洵僃且美唯是人自爲說醇駁雜見出奴入主士夫瞶焉伯銘昔從吾兄篠庭先生游其學具有根柢顧鬱鬱不得志於時窮歿牖下余既彙刊其詩古文辭爲他日文獻徵矣其子應清復以論語稽眎余余察其大旨以何晏本爲經以朱子集註本爲緯迺以近今毛閻黃龔諸家組織之取義從長折衷一是羽翼聖經庶幾乎在至其自下己意如冕衣裳與瞽者訓祭於公之大夫樂工入公門二十一句訓由外朝而治朝而燕朝通記之千乘之國訓井田自里合山川附庸五六七百里先進訓周初時後進訓春秋時麻冕訓喪中從吉之冕盛饌訓主人過禮由誨女

振華印書館刊印

知之乎知之訓所誨者與其易也易訓變除之次居不容容訓張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訓富於見聞異訓異於流俗誰毀誰譽譽有所試即直道行即率民而民從章甫殷冠周儒者冠之以相禮告孟懿子無違以先有信子學禮之命焉能爲有亡有亡指道德冉子歸魯在孔子自楚返衛後五十學易乃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孔子爲魯司寇司寇即臧氏世官不忮不求六句乃記者因編袍語而類記原思爲宰六句因子華事而附記微箕訓地名子訓男子美稱鄒凡二十餘事一皆斷制精審允合經義獨其請車爲槨訓以車爲殯棺之槨尤足補二千數百年說論語詁家之遺闕嗚呼伯銘使獲爲世用本所學以措之斯民其必大有可見者不然天假之年所成就必亦不止此而終阨窮以死天乎惜哉光緒乙未夏四月同里黎庶昌

附公論新報館內

王序

予幼讀論語至子游問孝章朱註以犬馬擬父母頗訝其不倫竊謂孔子大聖而忍出此言哉及長稍涉古註包氏咸則以犬馬方人子其說理直而氣順然後恍然於朱註之失也可見說經不明足爲聖道疵纇繇是益博取諸家經說而參考之朱註所失十蓋二三焉惟 國家自光緒壬寅以前沿明制以四子文設科 明詔士子遵守朱註舉業心利祿之倫罔不奉之惟謹而諸家經說悉屏棄弗觀并不知朱註之所以失者於是博通之士病之欲求朱註不遺餘力蓋尊之者極則攻之者至要之攻之者雖未必盡是而尊之者究不能無非間嘗欲起而折衷之徒用識見謭陋牽於外事而未能也今年夏四月予友宦海之先生出其 尊人莘齋公所著論語稽屬命參校且序之伏讀數過竊嘆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公故積學士以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不下十數種此編乃其晚歲所成薈萃羣言折衷至當不黨同而伐異不阿此以詆彼至間

抒己見尤能發前人所未發蠡縣齊氏序之綦悉蓋自有論語以來註釋之精詳毋若斯者吾知他日風行海內實足以擴學者之聞見而定其趨向而指摘朱註者亦或可以息矣貿中得睹此書之成不亦幸哉抑貿中猶有惜者自朱子以論語合學庸孟子爲四書元明迄今莫之敢廢然學庸孟子集注之失視論語相上下稽令天假公以年俾得以次而稽學庸孟子然後合論語爲四書稽厥功不尤偉與不幸論語稽甫成而公遽殁故序公書不能無慨然矣宣統三年六月既望黃岡後學王貿中謹序

附公論新報館內

敘例

論語稽二十卷篇首孔子世家稽一卷先子辛卯壬辰年稿也先是庚寅夏應清省先子邗上偶論朱子四書註治經家或過詆病苟有人起採諸家之長補朱子之義寧不甚善先子曰難是年秋先子西歸應清留滯兩年聞訃奔返葬事畢急檢遺稿則論語稽在焉校讀數過知先子因曩日之言而成此書矣手澤僅存罔極莫報追維夙昔五中崩摧惟是書甫脫初稿先子嘗擬删改過出問世年壽不待賚志遽沒應清不自揣其謭陋謹承先志增飾之其精美皆先子之舊否者應清不文罪也書成爰舉一編體例條列簡端並叙其原起如此

一治經家務出己意求勝古人古人不可必勝則爭競之心起而囂凌之氣盛於是詆毁刺譏若與古人有不共天之仇者是書以稽名編意在述舊而擇從不爲求新而苟異凡所詁訓先審本經字義語氣而以古註朱註衡量出入然後即諸家之說旁

振華印書館刊印

參之義取合經惟長是從悉不謂長或下己意己不能下姑從其近綜其全書從朱註什五六從古今諸家說什三四下己意什不一焉本不求勝何事陵人以逞惟應清生處偏隅聞見己陋質性尤鈍觀覽輙忘斷制或病無識援引尤多紕繆惴惴此心知不足繼述先人志事海內大儒苟能正其外誤俾成完書馨香祝之矣

一何晏本於鄭注多所删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潘維城氏援采鄭注悉屛孔王余意不然鄭固當復孔即僞要其與王皆昔以上舊說也且安知何所引非出孔本之舊也宜並存爲考古證惟鄭注錄自何書潘已具載茲可從略潘引或謬間爲駁正

一古注毋論從違悉錄全文各依原本載本經章節下皇邢兩疏間從節錄

一朱注過繁每從節錄唯章節與何晏本互歧各依原本既慮淆雜專依一本復弊割裂其失均也今仿皇氏疏體例略變通之以著其章節之別

一朱注本與何晏本章節既異今酌兩本擇從其長於朱註後注明

一古今本經文亦偶有異同註疏從之是書經文從今本唯於註疏兩歧者注明何本作某字註疏無歧即不復注

一朱子守程子師說動疑經文錯簡然尋繹本經實皆有義可說今悉依經本文解之不敢援註疑經

一先子於古註朱註有所辯正引申皆旁注其下其爲按以後正文則本經正義正文下旁注皆以申本文之旨而應清有所引證則加清按字別之各卷首既有男應清校註字樣附名先子後故從略也

一辯說有本滿清時諸家者悉著名氏其或不著咎在疏漏非敢掠美惟意取證明不貴捋撦故所引列不皆全文約略其辭取足達意而已

一凡所引證經傳爲主經傳所無迺取子史子史并缺迺采百家

一如家語列禦寇汲冢諸書說者羣訾其僞託以謂書文之僞六經多有之不得執謂全書皆僞也然恕六經而獨嚴於百家抑又何也是書所引義取證經不敢因僞棄眞

一書中所下己意義取合經然一家之私非天下之公也義理既匪一途載籍亦難遍覧自以爲是寧不爲通人所非獨矜其得或已爲斯世所有要之自抒己見取證當世同異之閒皆借鑑資也

緒例

是書於辛亥夏五已付手民迄於仲秋十得七八民軍起義有乘亂刼奪者燬失過半時局漸定迺復刊之（凡振華印書館刊印者皆寄存他處未燬失者也其刪削維新兩印書館刊印者則續刊或重刊者也）專制之俗既滌共和孔子忠君尊君之言不宜今世異教黨徒乘隙思逞悍然欲廢其教而罷其祀（廣東教育司長鍾榮光奉耶教民國元年派員赴中央教育會特具議案謂學校中設有教主之偶像神牌者宜撤去云云及京師教育會第二次開會之第三案即爲不祀孔子雖由衆議取消其案然春秋丁祭迄無明文各省或祭或不祭各從其便而自教科書盛行後六經亦久無人讀矣噫）學自歐風東被衍其學說者往往變易孔子及孔門諸子語氣強爲傅會以自取重有謂宜採集其長取合時俗藉資保存者應請竊以爲孔子生二千數百年前因時立言爲其事理之當然今民主政體雖異君主而治法可變治理終不可變（君主專制政體視國爲君之私物臣民皆君之私有君率民而民從之立法之權操之君君可以命令變更法律民主共和政體視國爲民人之公物大總統及凡有執行者皆民人之公僕爲民人所公舉受民人之監督立法之權與衆公之自大總統以至民人皆共納於法律之內此治法之異者也其必以大總統代君而統一之也民人必受治於司法行政各機關也仁義禮知信必所不廢也仍親其親尊其尊長其長而男女亦有別也此治理之不能變者也然則君主之變爲民主不過君位君權化私爲公祗如封建井田之變爲郡縣課賦耳非遂無其位無其權也讀孔子書者唯在會通其理而已矣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善於六

（經之忠君尊君者亦欲云云）彼讒慝之口曾何損於日月之明與其强古以就今變易其語氣而失古人之眞不如據今以說古分釋其義理而適當世之用爰本斯旨就書中忠君尊君各章附以應清按語而別爲論語不背共和意旨說一篇以明之茲續敘其例如左

一是書爲先子遺稿其言君各章有闡發聖賢立言本旨而未適今日民國共和之理者謹附應清之說於後以申其義（初應清欲保存孔教且欲是書有合當世之用擬改原文而易以新說爲要陳蔡遊燉章非之適例刊原本而錄以應清之說附焉其得免爲孟莊子之罪人則貢遊之賊也）

一孔子與孔門諸子生專制時代其所言自爲君臣應清於忠君各章釋君爲國釋臣爲身祇謂今之詁訓宜然初未以入其語氣而謂當時之言爲如是也聖賢立言義昭千古共和之局成於今時應清就今言今不敢厚誣古人（應清於學而爲事君能致其身句先著明聖賢限於時代合非國而一之其言除君者狹義而爲君之一身其言忠君者廣義而君卽爲國此所謂事君卽從事於國又引晏子之言以見君與國分古人亦有此義而於臣事君以忠句則承之曰事君者從事於君以共治國事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句曰專制之天子今

宜訓統一政府於君臣之義如之何其辨之何曰今君宜訓國民宜訓身君臣之義卽以身爲國服務之義凡此者皆謂今之詁訓宜然非謂孔子及孔門諸子之言爲如是也要與賢之言自如彼今之說之者可如此正以見聖賢無限於時代而其言仍百世不易也陳重遠煥章之言曰强舉言以就世俗則舉者之可笑者安在同里楊文典光鎔之言曰昔與國分其說發明不過近十年傳入中國僅十年若謂數千年前已主此說未免厚誣古人斷斷之自言也亦曰孔子生二千數百年前因時立言爲其事理之當然與其强古以就今毋寧易其語氣而失古人之眞如不據今以說古分釋其義理而適當世之用皆此物此志也

一鄉黨一篇記孔子對於君者多尊君之事其文與三禮詳略互見唯容色行止爲孔子所獨蓋當時禮制如此孔子祇循之唯謹耳古今異制既不相襲且於治理無關即不必別爲之說

一孔子者聖之時者也時而脩春秋則尊周而內魯（春秋爲魯史故義尊內魯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周爲共主無有代之而王者故義當尊周）時而對於君則循時王之制（孔子之對於君或仕於其國而爲臣或遊於其國而爲外臣其對之之禮多與周禮儀禮禮記合蓋循周制也）而時而有王者起則必爲伊尹太公周公（孔子嘗夢見周公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乎又告顏淵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皆其證也）時而有土地民人則可爲周之文或爲殷之湯周之武（說本子西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封孔子子西不可曰周文武以百里王天下孔子若有土賢弟子爲佐非楚福也）時而有舜禹其人又必爲堯之禪舜舜之禪禹（孔子謂韶盡美盡善謂武未盡善又以文王事殷爲至德皆以公天下爲重之證不獨祖述堯舜也）應淸發明此

義見顏淵問爲邦齊景公待孔子子路遇丈人及公山弗擾以費畔等章　祇自抒己見謂時至此則孔子必可如此而已至孔子去魯而遊於陳宋鄭衛間且南遊而至僭王之楚何以獨不至周彼陳宋鄭衛與楚者苟有王者起畀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孔子是否猶尊周內魯孔子而有北地民人果否如子西之說則願當世知言君子共研究之也

一近人謂孔子爲宗教家引證甚博見孟遊燕章孔教論尤博徵羣書引據詳確　蓋出於保全孔教之苦心不惜以耶回佛老相比附也應清間亦及之唯不敢過事傅會反失聖道之大見有教無類予欲無言等章又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等語凡宗教家引天自信亦大抵如此

論語不背共和意旨說

男應清謹擬

民國成立廢數千年君主之專制一躍而躋於共和論語一書多尊君忠君之說其與共和意旨有無相背此吾人所不可不研究者也

孔子時代視國爲一姓之私物故君與國渾而爲一民國時代視國爲民人之公物故但有國而不復有君而論語之言君也其忠君者多廣義言君實即言國其尊君者多狹義言君祇爲君之一身而二者之間或又有爲統一政府主義者玆區別之如下

其言君而實即言國者若事君能致其身臣事君以忠使四方不辱君命臧武仲要君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等語是也

其言君而爲君之一身者如事君盡禮拜下君在君賜食賜腥賜生君視疾君命召等語以及鄉黨所記孔子對於君之事皆是也

其言君而實爲統一政府者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北辰居所衆星共之等語是也

今者君主雖廢而國猶是國也國中不能不有一大總統以爲統一之政府而服從之也民人與凡百執事對於大總統不能不有加禮也則凡論語之言君而意實言國者

開明印書館刊印

釋君之義爲國釋臣之義爲身可也其對於君之統一釋以中央政府之統一對於君之服從釋以服從於統一政府可也其對於君之一身有加禮例以對於大總統之有加禮可也雖權有重輕禮有隆替而因時制宜古今異勢既不相襲即何相背之有且釋君爲國則君不過國之代名詞矣釋君爲統一政府則凡言皇言帝言王言天子皆統一政府之代名詞諸侯亦政府之代名詞矣齊君例以對於大總統之有加禮則凡拜跪之儀節祇視同脫帽鞠躬矣說者謂民國成立五倫廢君臣八德去忠若釋爲國之與身則合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仍不廢矣民國不可有不忠於國之人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亦不可去矣

駁之者曰五倫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與人爲對待國非人也似與身不能對待則應之曰國字從或在囗中囗即古國字或有二義一爲古域字疆域也一爲不知誰何之意言人多而不知誰何也然則以我一身對於多數之人猶君一父一而對於多數之臣與子也何不可之有

夫吾人所惡於君主者惡其專制耳若君使臣以禮君爲君難一言而喪邦忠焉能

勿誨乎事君數斯辱事君勿欺而犯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紂之不善天下歸惡非皆所以防專制之弊乎

吾人之趨於共和者以其天下爲公耳若稱泰伯之至德美堯之則天舜之成功許夷齊之求仁得仁非皆著其不私天下國家之公德乎

況民國之義民爲重君爲輕保種族爲重殉臣節爲輕孔子之論管仲也置背糾相桓而許以民今受賜懼被髮左衽而不許自經溝瀆非其旨乎民國重民事務民之義非其旨乎民國重民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舉直錯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非其旨乎民國重民生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其旨乎民國責任國務員總統不安自尊大舜禹有天下不與恭己正南面而立百官總己以聽冢宰非其旨乎民國重同胞海內皆兄弟非其旨乎民國重選舉舜選舉皋陶湯選舉伊尹非其旨乎民國諸英雄以造時世爲己任知不可而爲非其旨乎民國諸志士刺恩銘炸孚琦鳳山良弼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非其旨乎至於乘桴浮海已開革命諸君海外謀國之先聲狄有君仍不免爲夷狄不如諸夏之無君而治則更不啻預見今日民國之現象矣然

則論語一書且無往而不合共和之旨矣

世界爲國由部落而趨君主由君主而趨共和此必經之階級也當君主時代非忠君尊君主義不能保守其國之治安所謂彼一時也今共和政體已定人人心目間已無復有共戴君主之觀念所謂此一時也爾爲爾我爲我縱執忠君尊君之舊說亦不能搖動我共和國民之心理況一釋君爲國而卽可合共和之旨哉

吾民軍崛起之初曾號召天下祀黃帝而自明爲其子孫其紀年亦曰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夫黃帝固吾人之祖然非帝制之祖乎帝制雖廢而數典不能忘祖安得咎孔子尊君忠君爲背共和乎

國民醉心歐美之俗以爲君臣之義既廢卽可敗常亂紀佚越範圍於是有倡言平父子之等破夫婦之倫者外人教徒乘隙而入欲肆拔趙易漢之計致爲去草絕根之謀而廢孔祀廢孔教之謬說遂公然騰於耳鼓洪水猛獸之懼豈獨韓氏哉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贊中文叔 金壇于漸逵吉宜 參校

孔子世家稽

孔子名丘字仲尼 家語徵在顏氏禱於尼丘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字仲尼 其先宋人父叔梁紇 宋孔父嘉遇華督之難其子木金父奔魯生皋夷字祈父以王父字爲氏祈父生防叔仕魯爲大夫是爲孔氏始仕魯祖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爲魯陬邑大夫娶施氏有九女無子娶生孟皮 母顏氏 紇以孟皮有足疾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曰徵在以妻之史記以六禮不備故云野合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考春秋爲周靈王二十一年晉平公五年衛獻公亡在外衛公之九年齊莊公三年是年諸侯再會沙隨 庚戌之歲 編年月繫者以歲星之所臨也 十月庚子 清按公羊以爲生於己酉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爲生於己酉十月庚子然己酉十月朔庚辰則二十一日庚子而十一月無庚子即以庚戌考之十一月亦無庚子故月當以穀梁爲據惟己酉距哀公十六年爲七十四歲與史記卒年七十三不符且己酉日再寔亦非聖人降生之歲故年當以史記爲據史記本之世本世本亦先於公穀也日則諸家皆謂庚子庚子爲庚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周之十月今之八月故會典則例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先師誕辰至先師誕時諸家皆謂三氏族譜氏人物考以爲甲申時甲子編年又以爲癸未時不知何據故備一說可也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古人國郊之外分六鄉六遂是鄉之所治大於邑也夫子將生有麟吐玉書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生之夕有二龍繞

附公論新報館內

宰五老降庭按陳一作俎又作簠簋爲兒時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容乃射時釋算者所陳即乏也士大夫居常習容於寢室之外象茶依之設三歲喪父十九歲娶幷官夫人謝按漢韓勑造禮器碑作幷官聖妃宋祥符中封稱鄆國夫人制詞亦幷官元至順加封號制詞石刻亦幷官自寫刊家語始誤幷爲亓後刊宋史乃依誤本改本孫璧文二十歲子鯉生鯉之生昭公適賜鯉魚孔子榮君之賜故以名之字曰伯魚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是時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得爲其吏司職見周禮牛人謂爲樴養與杙同蓋繫犧牲之所孟子所謂乘田也二十四歲喪母檀弓孔子少孤章近人解叔梁紇死時夫子少故殯五父之衢而未葬及長成欲改葬愼重其事必得聊母問其詳然後啓殯據此則五父之殯乃殯父而殯母死乃以父棺從葬防其說雖可通而不以母從父乃以父從母亦於理有礙矣愚謂是紛紜爲說者皆失於不知古今異制南北異宜以今人測古人也夫古者葬而不墳故不墓藏形魄歸地魂氣歸天於是形而化迎精而返古之制也孔子旣合葬後自以從事四方恐無識記久之又必不知其處乃崇四尺之封則其先之父墓未封可知南多山谷北多平原山谷難於改移平原易於平毀三年不封樹則應十稔之不知葬處蓋常事也周禮冢大夫所掌必列昭穆爲厲葬亦取其易識若民間無官獨墳尤易迷其葬處即令曼母告之詳亦不過曰父葬某地而已未必能確指其瘞棺處也迨母旣死以時爲招面使往來之將人指日因以求知父葬之所蓋權道也檀弓去古未遠記本不誤而轉誤於後人之議論若謂檀弓雜記則野合之說出於遷大儒亦豈敢於葬難哉故曰不設身處地恫逢古今者不足與論古

適周問禮於老子旣返而弟子益進家語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送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尚從史記載適周反務事在昭二十年孔子年三十歲敬叔少孔子二十歲則方十歲家語在二十五年敬叔亦祇十五歲耳言於魯君之說疑不足據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周敬王三年齊景三十年晉頃九年衛靈十八年鄭平十二年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左傳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因以得罪於昭公昭公率師伐平子平子與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齊齊處之乾侯於是適齊史記有爲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事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按家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他日又問子曰政在節財公悅將封之晏嬰不可孔子遂行謹謂子之適齊以昭公在齊也或將借齊力為昭公復國之計豈在封田哉其時或與高昭子家臣處舍之以見昭子由昭子而進景公景公為人外強中乾雖有晏嬰之賢齊經崔慶之難自顧不暇焉能謀魯不可夫子所請而從欲以封田小惠妄思羈縻此晏嬰之所以不許而亦夫子之所以不留者也若為昭子家臣事恐非實錄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按大事表周敬王十一年齊景三十八年晉定三年衛靈二十六年孔子年四十三諸或人不為政之問當在此時蓋季平子薨如何在也五年丙申季孫意如卒桓子斯立於是陽虎作亂謹按左傳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虎欲逐之以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不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七月乙亥陽虎囚桓子逐仲梁懷八年己亥不狃與季寤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因陽虎欲逐三桓十月壬辰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與其御林楚馳入孟氏之門虎遂劫公及叔孫氏與孟氏戰不勝稅甲玉大弓以出入讙陽關以叛孔子不仕遇陽虎於塗當在丙申後己亥前是時季氏不知有君陽虎豈知有季觀其殷殷致意於夫子者蓋欲假託抑私強公而陰庇其盜竊之私耳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謹按假年學易之語當在此數年內九年庚子按大事表周敬王十九年齊景四十七年晉定十一年衛靈三十四年孔子年五十一公山弗擾弗擾左傳作不狃子洩其字也以費畔季氏謹按據左傳定五年子洩命陽虎逐仲梁懷八年因陽虎欲逐三桓皆無據邑以畔之事至十二年季費人以費畔據邑畔矣然是時孔子方為司寇攝相非弗擾所能召謂為季氏召則定公在季氏弟孔子之往子路不當不說此江永毛奇齡諸家所由發疑也編年謂家傳無徵當據史記史記載桓子非與陽虎之難在八年與左傳合而公山之以費畔當在九年陽虎奔齊後當別一事也公去齊未遠或有所據則不必執左傳而發為牽合也使人召孔子謹按此史記本文也蓋謂畔為句云季氏使人召孔子然細審子路不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二句語氣則以公山氏召為合孔子欲往而卒不行謹按史記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此則召為弗擾之召益明蓋弗擾以強公弱私為名畔季氏未嘗畔公故孔子欲因而變之而卒不往者知其終不能變也其後定公以孔

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孟氏周官如今工部之貳佐）進司寇（家語作大司寇如今之刑部尚書清按陸儒謂之以爲實小司寇亦孟氏之屬官今考孔子之司寇則臧武仲所爲之司寇爲不當言大亦不當以小殺見後鄉黨篇與大夫言節下）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此是擯相之相如今之差使非卿官也）齊人歸魯侵地（左傳有却萊夷事歸地者鄆讙龜陰田也）十二年癸卯（按大事表周敬王二十二年齊景公十年晉定十四年衛靈三十七年）孔子年五十四攝行相事（清按近人以左氏及論孟皆不見相魯事以爲齊魯諸儒憤魯人不得位故爲此說以誇之云云愚竊不然春秋之相不過贊其君而出政非如後世之宰相其實名位卑上也故管仲相齊猶位在國高下晏子相齊景位在陳氏下孔子亦猶是耳不能取季氏之位而代之也管晏在位久故行事可紀孔子僅三月其道未大行故左氏論孟偶未記亦無足怪者且曰攝則猶未若管晏之相也冉子退朝章云者何政吾其與聞之正與家語聞國政之說夫經傳缺略之事其散見於子史者多矣何獨於孔子之相而疑之今從史記及家語荀子等書仍載攝相）誅少正卯（少正卯事見荀子少正之官猶曰監如今欽天監也卯聚聞人徒多事之秋必於三家多所聯絡如太康時之羅和珅後主時之黃皓殆亦黨故誅之並其罪又見鄉黨朝與大夫言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羽蓋販者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於是叔孫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之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孟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冬公圍成弗克愚按季叔之背附歸費者陽虎弗擾及輒之叛身據其險故以誅剛陪臣之權勢而去其憑倚也孟氏未身受其害則欲將以成爲拒患之需故公斂處父之言得行蓋時勢難同而事機亦異夫子不待智乎以奏功亦天爲之也）十三年甲辰（按大事表周敬王二十三年齊景五十一年晉定十八年衛靈三十九年陳閔五年宋景二十年蔡昭二十二年鄭聲四年曹陽五年杞僖九年吳闔閭十九年楚昭十八年）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齊人將致地黎鉏曰請先試之乃飾好女子八十人衣文

撰者……附公論新報館內

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北之高門外桓子語定公微服往觀終日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將郊若致膰吾猶可止及受女樂三日不朝意於政事郊又不致膰俎 孔子行 師已送之子曰吾歌可乎乃歌彼婦之口云云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敘女樂去魯事於定十二年又年表及衛世家書孔子來衛之知魯皆在衛靈三十八年為定十三年則是十二年冬歸女樂十三年春而孔子行也然孔子世家於誅少正卯女樂去魯等事皆在十四年則二者之間史公必有一誤今考從三家及公羊穀梁春秋皆在定十二年而世家皆敘於十三年乃知史公之誤在此然則去魯當以十三年為斷禮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冬至後日短者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則郊用辛日蓋因周始郊之初其冬至日是辛日負之郊遂用冬至後之辛日也周以冬至祭天寅月祈穀魯郊禮襄五年左傳作啓蟄後寅月蓋亦祈穀非冬至也然孟獻子曰正月日至有事於上帝又春秋書正月牛傷改卜不從乃不郊者四周之正月建子是魯郊亦冬至矣意者惠公請郊不敢用冬至以疑於天子故啓蟄而郊同於祈穀之祭而後之人乃用冬至歟又春秋於四月五月九月之郊皆書書不時也其正月惟牛傷乃書皆變也然則正月牛不傷而郊之不書可知矣今定十三年郊不書則郊當在正月孔子不脫冕而行則亦正月去魯矣又按定十三年春孔子行夏即有築蛇淵蒐比蒲之事說者以謂孔子在位必不毀其非時勞民唯孔子去乃有此事與三都之墮對出而觀可見聖人在位之有禆也其說亦可取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讎由蓋一聲之轉又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則彌子亦娶於顏按彌子謂衛卿可得與王孫賈媚竈之喻當在此時 將適陳過匡 在本年十月匡在今開封府洧川縣由衛適陳正當過此 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 按此時欲適陳至匡過蒲而還衛實未至陳也 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史記南子請見夫子見之衛公出遊與南子同車宦者雍渠驂乘而使夫子為次乘國人歌之曰同車者色耶從車者德耶夫子聞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癰疽即孟子所謂癰疽乃同聲假借之字非果瘍醫如註言也 去過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伐其樹按魋即司馬牛之兄也一曰向魋亦曰桓魋司馬蓋其世官如魋始為司馬則牛不得稱司馬古時列國卿大夫多以世官為氏如司城貞子是也猜按向邑也桓桓公出也司馬世官也三者皆可以為氏 又過鄭 按家語適鄭與弟子相失立於鄭東門之外人云纍纍如喪家之狗 適陳 按史記世家載是歲魯定公卒則是定十五年據年表及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為定十四年世家不足據當以十四年為斷是歲乙巳 主司

城貞子家居三歲 又三歲孔子五十八哀元年丁未衛靈四十一年晉定十八年楚昭二十二年是年吳伐陳取三邑楚圍蔡蔡請遷於吳明年遷於州來孔子辨甚惜矣是時晉楚爭伯陳屢受兵又晉趙鞅伐朝歌吳敗越會稽 而返於衛 自陳反衛過蒲蒲人要而盟之使無適衛及解盟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盟神弗信 靈公不能用 史記記荷蕢與己知之言在此時 晉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清按春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士即范氏荀即中行氏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晉侯助趙氏逐范中行齊魯宋鄭衛皆助范中行哀五年晉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攻圍之據此則中牟當爲范中行之私邑哀元年召孔子自助五年被伐終趙鞅之世不服鞅也云以中牟畔者叛趙鞅耳於晉爲順也范中行許叛則佛肸不得畔矣張繩曰佛肸爲范中行守於晉爲叛於范中行則爲義且范中行誠則三家分晉之勢成矣其說甚長朱註以佛肸爲趙氏之宰誤矣 孔子欲往亦不果 孔子欲往不果其意與公山弗擾之召同蓋當時下僭上強藩已成一半不可破世界如魯季氏最強而最先受禍晉則趙氏最強亦最先受禍總由世官世祿之弊其後弊必至孤寡之士抑塞窮途而多傑牛心竄蹟起禍也孔子生此亂世是無路可行故如荷蕢接輿之徒何嘗不自負然亦知其心田闔終老獨善其身無一人爲此栖栖者歟捨殘局蓋天時人事至此否劇極矣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 行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焉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鞅當未得志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君子惡傷其類也 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清按此當在哀公二年戊申接輿之歎在此時然非因冉求之歸而歎也說見後是年夏衛靈公卒出公輒立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蓋孔子行不久而衛亂也 將過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 此哀公四年事過沮溺丈人皆在此時是年庚戌孔子六十一歲史記孔子在陳蔡之間陳蔡大夫謀曰孔子所譏皆諸侯之疾今久留此陳蔡所行非其意楚又聘之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其糧子路慍見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出子貢入子曰吾道非耶子貢曰夫子道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乎子貢出顏回入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悅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按朱子謂陳蔡從服於楚安敢圍孔子江永辨蔡遷於吳不得云陳蔡之間絕糧不得在蔡亦不得在哀二年後疑在去宋適陳時清按朱子辨陳蔡大夫不敢圍是也

江氏以蔡遷於州來不得云葉縣之間而以爲在去宋適陳時則非也考先進篇云從我於陳蔡者孟子云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而衛靈公篇乃云在陳者蓋絕糧在陳蔡兩界而其地猶屬陳故文獨有異也考陳在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皆在陳西南而遷與增哀二年遷州來之蔡城乃今鳳陽府地在陳東南數百里宋在今歸德府與陳東北接壤葉在今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在汝寧之西而接壤然則由宋適陳無論蔡之爲汝寧爲鳳陽皆非所過之道江氏之說不辨自明又考衛在今彰德府歸德地在陳東北孔子由衛南如陳又西南如蔡之故地而西及於葉此道里之順而可信者也蔡遷州來其故地入於楚相去數百里史記敘蔡大夫事與吳朱子以爲遷就實用乏絕不必兵圍此理之可從者也地入楚而猶名蔡猶皆滅歸魏爲邑而仍名韓魏也且楚靈王昔滅蔡而以棄疾爲蔡公則今之蔡地仍名蔡可知矣哀公事先記孔子去又記在陳從揆此蓋記者渾稱記之非必去衛即絕糧於陳也蓋蔡於哀二年夏孔子去衛當在其前哀三年在陳有桓僖災事如集在哀四年則去衛厄陳蔡非一時事也非一時事而遷文記之猶檀弓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之例也夫失魯司寇在定十三年之荊在哀四年而有子之言以因文見義而及之則衛靈遣邪是顯矣又孔安國以爲與伐陳陳亂故乏食考與伐陳在哀元年時孔子居陳故孔云然然與先進孟子陳蔡之間之文不合不可據

至楚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封之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子西曰楚封於周子男也圖五十里若孔子明先王法制楚安得方數千里乎夫周文武以百里王天下孔子若有土賢弟子爲佐非楚福也昭王遂止

又反衛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

冉有與子貢論爲衛君乎子路問子將奚先皆在此時

先是季桓子卒

魯哀公三年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災曰其桓僖乎果然其秋季桓子卒

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爲笑也乃召冉求據公之魚言似可聽蓋嬰於三郤之阨不利此輩小人耳

康子乃召冉求

謹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康子召冉求孔子有歸與之歎冉求既去明年子遷於蔡遂如葉至楚及昭王卒乃返衛今考孔子在陳爲哀三年已晉其時孔子未之荊且未厄陳蔡檀弓有子之言曰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先進篇記陳蔡之從亦有冉有則冉有之歸不當在哀三年今以冉有與子貢有論爲衛君事故從於自楚返衛後考孔子於哀公四年厄陳蔡遂至楚哀六年昭王卒而返衛則冉求歸當在哀六七年之間蓋自衛返魯而非自陳也

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

濟之役也見後孟之反不伐章

康子乃召孔子孔子歸魯實魯哀公十一年丁巳冬按大事表周敬王三十六年齊簡公壬元年晉定二十八年孔子年六十八矣按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歸於魯時幷官夫人先卒清按孔子自哀六年壬子反衛時六十三歲毀是久居衛至六十六歲乙卯而幷官夫人卒禮書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嘻甚矣伯魚聞之遂除之是內反魯伯魚當在衛也又按沈毀堂孔氏三出辨以辨後人讀檀弓之文誤伯魚之母非出母而哭夫子何以嗜其甚子思魯人母非出爲死衛出非嫁庶氏何云庶氏之母不當哭孔氏之廟子上之母非出母死而不喪門人何以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之問且爲言不爲伋也妻云云不知古者父在爲母齊衰稽顙封故不得哭非以其出也考家語及闕里誌素王事紀孔子十九娶宋幷官氏非年生伯魚年六十六幷官夫人卒且檀弓明言伯魚之母無出字也若子思子上則實出母出母者今之生母也與爾雅釋親之出左傳襄公我之自出同義非儀禮出妻之出子思嘗於衛見孟子祭在衛見孔叢子仕衛而母親養偶歸魯而母適卒禮之常也庶氏之母者鄉庶氏也如君氏夫人氏伯氏仲氏之類非族也如曰衛之庶氏豈所嫁爲子思所仕之國其族適庶氏乎春秋何無此氏也若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卽爲父後爲出母無服之義門人問子之先君子蓋指孔子非指伯魚孔子嫡母施氏生母顏氏檀弓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顏氏爲出母而孔子喪之也孔子喪而子上不喪門人故疑之且道隆道汙亦惟孔子是嘗之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者妻則非妻生母不得臨廟母也且三殤無生母凡言出母皆生母特後人誤解耳儀禮喪服云夫爲妻出妻之子爲其母無服與夫對則言出母與子對不可言出其必言出妻之子爲其母則出母非被出之出可知聖人人倫之至注檀弓者奈何誣之甚耶又按孔叢子孔子妻不衣帛楚辭東方朔七諫路室之方桑兮孔子取之以自侍王逸注云孔子出遊過客舍其女方採桑一心不視孔子賢其貞信故以自侍是孔子尚有妾說本孫豐文伯魚以戊午歲死孔子年六十九而魯終不能用孔子按孔子於哀公問答最多蓋年已老不復任事以備顧問而已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今按五禮惟喪禮群者類有此耳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按五經皆孔子因其舊而刪定之論語則弟子所記如宋人之語錄惟孔之十翼乃出孔子手筆爲群儒有韻之文弟子蓋三千焉清人凡著錄者謂之門生受業者謂之弟子今讀碑陰可考見也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史記家語兩記大同小異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春秋成最晚乃性法之書也說詳志聞篇陳句懋君章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見禮檀弓篇及哀十五年左氏傳　十六年　按大事表周敬王四十一年衛出公十二年魯定三十三年衛莊二年　壬戌四月己丑　按是年四月大建乃戊申朔本月無己丑杜注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己丑是五月十二日注家以爲日月必有誤文謂己乙古今文皆相紐疑即乙之誤孔賈杖折衷諸論定爲周正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爲今之二月十一日其引舒其博大約謂魯曆與衛曆不同謝疇人論事傳依衛曆在十五年閏十二月而經於此年正月己卯是魯曆十五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也己卯爲正月二十九日則推至四月己卯朔而十一日爲己丑矣當從之　孔子卒年七十三歲　若據公穀則爲七十四矣　葬魯城北泗上　今曲阜縣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子貢廬於冢上　曰廬者居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　凡六年　雖日過於禮然開後王識守冢之先導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愼爲魏相子愼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孝文博士遷長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孝武博士至臨淮太守安國生卬卬生驩以上兩漢孔氏世系

愚按論語稽首篇冠以世家稽纂本史記而微參以他書者也夫說論語者不知孔子出處時勢則不知發言之故不知孔子衣冠禮節則不知所論之事往往以宋人及今時風俗好尙懸揣而臆度之雖卒理原不外此然於讀書稽古固有間矣此篇先就世家逐節註明其事闕者必先瞭然於此然後即事求詳亦孔子於

儀禮十七篇冠以釋宮之意歟伯銘自記

論語稽　孔子世家稽終

後學襄陽王汝玉子珩
男懋勤紀三　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謙之校註
後學貴陽王[illegible]中文毅 金堉于海濤吉宣參校

學而稽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馬曰溎按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順帝時爲南郡太守有古論訓說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溎按王肅字子雍東海人魏太常有論語十卷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悅懌也皇疏凡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如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自六年至十五年所學皆是也二就年中爲時如王制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三就日中爲時日日修息不暫廢如學記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是也　溎按皇侃吳郡人梁冀州刺史有論語義疏十卷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包曰溎按包咸字子良會稽人漢光武時爲大鴻臚何晏本作苞氏說者謂晏家私諱包之故同門曰朋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鄭曰溎按鄭玄字康成北海人漢建安中爲大司農注論語十卷古文論語十卷慍怨也何曰溎按何晏字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尚書有論語集解十卷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之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至說乎 學之爲言效也習鳥數飛也 有朋至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 人不知至君子乎 君子者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

一 愚按人生十年曰幼學十五入大學 古人自出就外傅以後十歲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學者誦往聖之言體往聖之行合知與行而並進詩書及畢生切身之用皆是也其功則中庸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也習訓鳥之數飛本不能飛而漸能飛其愉快有非他人所能喩者故曰說說者困心衡慮之後一旦貫通怡然自得之情也朋者古鳳字鳳爲四靈之一其飛也羣鳥以萬相從故承上以習喩學而言樂 樂取義於樂之和 則賞奇析疑之後教學相長快然相對之情也 說與樂其情雖只毫釐其氣象實判然不同 人者上極君相之尊下至匹夫之賤皆是也苟非同道豈能責以知己此在未成德者或不能無所怨尤若果中有眞得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慍之有此三句皆以不亦字乎字終之則我本期其如此而竟能如此心口自相問對之辭也

有子曰孔曰謹按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漢武帝時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論語訓解古論世不傳今何晏集解本所引說義家或皆其僞 弟子有若也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鄭曰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鮮寡也何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何曰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

朱註有子弟子名若也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illegible]本與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程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愚按凡註家皆視仁與孝弟爲二概不知仁古與人通宋大觀本論凡仁者仁皆作人 孟子仁者人也說文人象形字人旁著二謂之仁如果中之仁萌芽二瓣仁之爲義凡果實在地得生氣者其萌芽皆二瓣由是可

萬枝葉及眞實有枝幹中之仁仍一粒先有仁乃有樹有果有本而後有末原始要終仍歸於本其於人也亦然蓋人身生生不已之理也僅言仁故不可遽見若言仁本是人則即於有生之初能孝能弟上見能孝弟乃成人即全乎其生理之仁不孝弟則其心已麻木不仁更何以成其為人本立而道生何逸詩也上文云原濕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見說苑建本篇說本阮元凡道字古書並訓道路從辵從首大學之道中庸率性之謂道詁訓並同按自漢于有九流百家之言乃有道家後更創為道統而道之詁訓遂歧焉別有一物無聲無臭如有所立卓爾矣有子引詩斷章言君子必專用力於本有本乃有路可行若上文所謂孝弟者乃人身生理之本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皇疏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故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

朱註子曰巧鮮矣仁巧好也令善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愚按仁不可見於言色見之言色人人所同知愚賢不肖各有真面目如桃則為桃杏則為杏各自有仁若舍己之言色而巧令之惟以媚人為事譬之接李以桃

雖亦有花有實而其中已非本來之仁更何以成其爲人又按禮表記云情欲信辭欲巧孔疏曰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巧美不違逆於理與此章異凡論語言巧言者四章皆指致飾於外而言實與表記異

曾子曰馬曰弟子曾參也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吾日三省吾身鄭曰思察己之所行也皇疏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傳不習乎鄭曰魯讀傳爲專今從古陸德明釋文傳直專反注同按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倣此愚按此陸氏自敍其引用之例也今何氏集註無此直專反之音亦未引鄭註陸氏見鄭註註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蓋鄭不取魯論之專而從孔壁之古文也下又申之曰鄭校周之本云云蓋康成校周氏或周生烈之本此本爲魯論而或以齊論或以古文皆以齊讀合論語者並有五十事而鄭之別本乃或遺此魯讀爲專之一條而皇覽引魯論六條中適有此一條故知無者非也此在開首故舉例故曰後皆倣此　何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朱註曾子至習乎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

愚按三省者循環往復不敢自欺一事一刻展轉尋索非約計三端而限之亦非三過自視察也清按三字說文以爲之一合偶之二其數三史記律書數始作於一終於十成於三五數至於三陰陽極參贊之妙將觀其成故古人於累其多且久之數皆以三言如顏子三月不違南容三復季文

子三思大伯三讓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師三嗅而作三年三月不知肉味皆此類也如一一而求之者一者二者三則失之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馬曰導者按何晏集解本作導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illegible]者城當成之誤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何曰馬融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李光地曰天子萬乘六軍諸侯大國千乘三軍然者司徒之制以司馬法不備故司馬法兵車一乘七十五人是爲三兩四乘則三卒百乘則三師五百乘則三軍下乘則六軍今以千乘實計諸侯下國有六軍以天子六軍計則不足當乘爲畿內也大抵周天子畿內爲軍不萬乘而六軍者特寓於六鄉乃天子宿衛之兵其餘六軍都鄙蓋不與焉若諸侯之國爲軍大國千乘而三軍則亦用不百乘者不足於千乘也亦以宿衛之兵數約之鄭曰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敬事而信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防奪農務也

朱註子曰至以時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愚按註家計地言軍數與司馬法之以軍數計地兩意本不相合計地言軍數者謂實數也此賦稅所出何歲征斂之所本也以軍數計地者虛數也雖有此軍數而不揣境而出之留其有餘以待勝負而預為之地也潤按春秋出兵從無一國出千乘者以晉之強而城濮七百乘厥後屢霸之役鞍之戰亦只八百乘可見兵車不能竭境而出可見千乘之不已出於境設則千乘並非戰車何春秋不聞耶此章千乘之國指實數而言當以包咸之本孟子註說為定潤按千乘之國馬氏與包註末暢始者雖似謂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兵乘與何張依司馬法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當市二十五人則千乘有[illegible]里之地所能出擔滿百人之衆包氏者據孟子耳不知司馬法數百為夫而畢而井而通而成出車一乘則地容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也千乘之地乃方百里者十解方計之為地三百一十六里不滿六千八步若孟子所稱百里之國僅為百乘之家何氏十井一乘有甲萬井僅得千乘與孟子合然一乘百人百里之地三分去一僅六千四百井以家出一人計之得五千一百二十人不及其半為何氏民者何罪乎按錢氏傳據司馬法解馬黃於鄭傳無所再合梅氏據司馬法駁包氏並駁諸子特以地官傳衍之耳夫司馬法者齊威公司馬穰苴籌用兵威下時追論古昔兵法附以穰苴兵司馬法然井田之制至春秋而漸亡列國爭以降平日則其事論之出車之法有二一則每乘七十五人加重車之二十五人而為百人此於經傳笺無所據一則每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與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合乃朱馬氏者不據經傳而以後出之司馬法為據已屬可怪更余其十十人徒二十人可據之法而每乘必以百人計至以民何罪而包氏非通論也朱包說者方觀包引

可以當百里之命及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求赤不敢當千乘之賦爲證今稽諸經方井之方里而井百里萬井出車千乘是十井一乘者襄公十二年公羊傳注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其證也毛奇齡據春秋昭公五年論晉車賦有云一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十縣爲出千乘考周禮小司徒井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當得二千井萬六千家以二井十六家共出一乘而牛馬甲士不與則合百里計之不及十之三而千乘備矣按方氏舊稿而繼引衛捷宋蕭金氏引漢人注與司馬法同馬稱出之者不足析驗馬氏毛氏引晉賦未必即井田之制曰以周禮考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一縣二千三百四夫二百五十六井無二千井也以孟子助法八家同井計之二千四十八家無萬六千家也尤自刺謬又欲據注疏取周禮司徒司馬職匠人之文以乘除之法合之謂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是可於包羅之外另備一乘而二百里之野縣傳未見本不足據也因爲考而斷之曰千乘之國者井田百里而合溝洫城郭山川附畫則其幽者四五六七百里不等者也其千乘則合墟而計非以出軍時計者也何以言之蓋嘗考周禮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孟子曰方里而井一里一井百里萬井由井而考而制其間有溝有澮則此百里皆盡附井田而言左氏曰列國一同則百里之同正公侯之國間之云者此井與彼井之間也則溝澮不在井田內計來據澮自不計何況城郭山川附庸乎若合溝洫城郭山川附庸而言則周禮大司徒所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是也昔明堂位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孟子曰周公封魯爲方百里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知魯之封也其庸雖七百里而井田之地仍僅於百里其餘皆山川附庸耳千乘耳更以當百里之命及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者說殺之千乘乃百里之國不能然而考乎士氏者大率以數不足當耶不知百里之地以周制九夫爲井計則九萬夫以殷人助法八家同井計亦八萬家一國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以司馬法七十五人一乘計之只用七萬五千人尚無不足況此說不見經傳而其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法與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合較爲可據則千乘三萬耳於九萬夫僅用三分之一何不足之有況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書刺繁雜五分十雜三合以繁露雜確有可據何必舍此而他求也或曰王制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云云是溝澮城郭山川在百里內也且六十億畝得六萬夫取三萬出公車何不可者安必百里之皆備井田乎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令博士作此篇出之書則司馬法之不可遽據也然其言千里之地封百里之國三十封七十里之國六十

封五十里之國百二十並爲三百一十六里之文乃主馬說者據其三分去一之說以駮包氏而不據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亦自矛盾矣愚謂不如從馬融大司徒之文較爲可據夫禮記一經引據家當以理去取不可與易書詩儀禮周禮三傳等書同日語也 輕肆則僨事怠隋則廢事故必敬然上兢業而下玩忽者令出而未必於行也故又必信國大則用大無節則弊生無論漢事食糧爲不節即祭祀賓客喪紀之正用亦必日計月要歲會考之於六官制之於冢宰 節者出之有制也然始爲儉約漸卽刻覈而恩不及於百姓矣其甚者且損下益上如漢桑宏羊宋王安石輩取緡錢設行青苗而取之民矣 故又必愛人使民以時布時政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乃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乃使民刈穫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乃使民興築之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乃使民樵採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使民謹出入脩道路之時又春秋傳書審以時說本毛奇齡 及農隙講武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是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皇疏謂五經六籍也鄭曰文道藝也

朱註子曰至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愚按入以內言內則子事父母雞鳴適寢問安視膳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出以外言內則又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是未十年在宮中諸子之室十年則出外 謹

信就言行言汎愛親仁就師友言以上皆行也經籍遺文則文也夫子設教本於忠信而備於文行先行後文此輕重之序也曰餘力則重在力行可知弟子者對父兄而言此當在未冠昏之時若成人出仕於國又非此章所能盡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　孔曰子夏弟子姓卜名商也家語少孔子四十四歲衛人孔穎達檀弓疏魏人故唐贈魏國公宋封魏公鄭曰溫國卜商溫衛邑子夏曾為魏文侯師或誤衛為魏歟　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皇疏上賢字猶尊重下賢字謂賢人若只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朱子從孔說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王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

朱註子夏至學矣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游氏曰皆所以明人倫也

愚按下三端明事親事君交友則首端當指夫婦言之夫婦爲人倫之始在德不

在色能以賢易色則閨門肅穆關雎所以爲風始也按陳亦韓云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淑女好逑車舝之令德來教好爾非好色故云易色也澄謂夫婦其理甚大若賢人之賢則交友一倫已括之矣竭盡也子之力乃父母之遺體所有以父母遺體所有還竭之於父母如水之竭涓滴無遺江瑔曰說文無竭字竭當渴之假借渴盡也從水曷聲愚按說文立部有竭字但訓負舉也從立曷聲渠列切與渴訓異故江氏云然此章之竭則渴其正義如飢渴之渴是故曰能致如致邑之致以物遺人曰致言致其身於君也清按君之爲言國也事從事也專制之世視國爲一姓之私物故聖賢立言亦爲時代所限合君與國而一之然細繹其旨凡言事君者皆狹義而爲君之一身凡言忠君者皆廣義而言君卽言國此所謂事君卽從事於國也致其身者以身許國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晏子曰君人者豈其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正可發明此章之意信者踐其所言也吾必謂之學者言明倫卽是學也君旣釋爲國臣亦宜釋爲身君臣之義卽所謂以身爲國服務之義仍當列於五倫之首而不可廢故今仍宜以明倫詮此章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一曰人不敦重旣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

難也

朱註君子至不固既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矣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無友至己者無毋通禁止辭友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

恩按君子謂在位之人也潤按如謂成德之君子則其德已成於下文不節戒勉語氣不合如謂君子之自脩當如此則君子下宜加之道二字如謂指一君子於此以示學者則君子下宜加者字近日講章家解之以爲術初學者則孔子於初學者卽稱之曰君子恐無此理毛奇齡據集解謂主忠信以下別爲一章然子罕篇固有之上有子曰字則自爲一章此章則主忠信三句明明連上文爲一氣斷無分成兩章之理蓋記者非一人彼記略而此記詳也以上諸說皆非也今謂君子爲在位之人則春秋之時世祿世官或輕浮或詭隨或詐僞或狎暱小人或怙惡飾非皆列國卿大夫之通病孔子以此戒勉之較爲合理且威者人望而畏之謂也若平常人士當言威儀不當獨言威故此章全言當以戒勉在位之人言之子罕篇乃爲戒勉學者也　固孔先訓蔽言君子不重則無威學則不至有所蔽也

玩則字語意義長蓋聖人爲有位之君子戒勉之欲其合內外人己而交脩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朱註曾子言謹厚矣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也

愚按附身附棺勿有悔焉祔練祥譚其節慎其終也七世五世之廟禎禘蒸嘗之祭追其遠也追者由近以推遠也又按喪服不杖期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宗者尊之統也 此雖非民之所能爲而人同此心心同此性其德則固已有之歸厚對趨薄言世無論何事何物漸用則漸薄君子治民欲反薄俗而還厚豈待外求哉亦惟即民所固有者以身率而先之則民化之而自歸於厚矣昔魯有兄死不爲喪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亦歸厚之一端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按鄭注凡言弟子姓名皆此例朱子謂以子貢弟子句上屬陳亢故有亢爲子貢弟子一說非也家語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史記端木賜衞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陸德明以爲貢古本作贛蓋古人名字相屬亢說文訓人頸亦可引申爲鳥頸貢說文訓獻功與賜義稍遠當以贛爲正贛訓賜也樂記作子贛見師

振華印書館刊印 村公會所服館內

乙酉與亢異可證亢 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皇疏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己謂之讓也顧曰夫子入其國觀察其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

朱註子禽至抑與之與 抑反語辭子貢至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言夫子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也

愚按夫子過客地非親術分非臣寮而一至是邦卽能洞悉其國政亢以私意窺聖人故疑曲探而得之或以此干進也溫良恭儉讓衆說異朱註以夫子之德容言義長然以得之云者非必時君就問也禮經解篇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君子居是邦習聞之則疾入國而土地墾田野治者賢使能在位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牲牢饌亦供張反是則亂此望而知者也然歟者樂與論不變辭諱不作訟獄不興國郊無怨刁斗不鳴禁令肅聲歌嬉戲而樂此聞而知者也問禮問俗與制異宜此問而知者也得此三者國之是非美惡已了然於心目迨至嶐事嚮康釋褻迎門長跪請教專誠不待此取對之切顯客旣無求於主主方有求於客所謂急須者不待請以得之三字合全體看之如屈蟄之期和謂之證符當 豈與

揣摩時勢縱橫闔闢者同術哉其諸雖語辭而正以確指其異凡其字皆有所指諸從者〔音讀若儲〕乃指此物而別異於彼物之詞猶言此等求與彼等求大不同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 皇疏其義有二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改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也一則三年之內哀慕之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范祖禹曰父在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

朱註〔子曰至孝矣〕父在志可知父沒行可見然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非道何待三年游氏曰無改者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愚按朱註先取范說後訂正集註卒取孔說兩說雖義無出入然按切字義言之以孔說為長 若以志行屬父言則子之於父知之必深何待於觀且父行亦何待沒而後觀乎 三年言久也道猶路也當行之理也 汪中曰三年言其久也何以不改為其為道也倘非道則禹彝倫攸敘改鯀之治水矣蔡仲改行率德改叔鮮之叛矣舜烝乂克諧改瞽瞍之頑矣 改道則不由此路舍其所當行

振華印書館刊印

者而別從一路也此章吃緊在先辨道字朱子謂改雖善亦不孝游氏謂當改而可以未改云云蓋於道之字義偶未之審故節外生枝耳抑知道爲當行之路固以其有善無惡者言之試以商喻其父皆商於燕則必有一適燕之路此常行之路也父在子雖不得自專而逆適燕然其心之欲適與否則必於言語形色間見之故可以觀其志至父沒則昔之所存爲志者今則見之於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銜枚疾走於適燕之途至於三年則幾歷歧徑幾歷艱辛而卒能不畏難不苟安不由徑不返顧此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子歟若燕非當適之所父溺於所子復述於後從以日月限之曰待過三年而後徐爲補救豈聖人意哉故不曰行而曰道道字極有斟酌 禮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曰弛過敬美其義可見孝者子承老也以傳至言之非稱其美也可謂孝者言名當其實也 注家志者心之所之行者足之所履道者本所之而履之之路皆於用人行政之是非淺遠上推言之可以通變而非此章經常之本意大凡聖人之言無不論無懸擬必於名實之際求之未可執史以求經也衡按觀元玠以此章爲孟莊子發可備一說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皇疏先王謂聖人爲天子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蓋行禮須樂行樂須禮也

朱註有子至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

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至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愚謂（有子至行也）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也

愚按先王制禮皆本於自然之理文中有情所謂和也然一任自然則有情無文其弊必至放曠流蕩又何可行（譬如一事其進退疾徐禮也其進退疾徐之自然而然者和也不順其自然則進退疾徐皆有阻礙純任其自然則必進退失宜疾徐無度）小大所包者廣自天子以至庶人由吉凶軍賓嘉而飲食起居皆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於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朱註（有子至宗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

恥辱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可以宗而主之

愚按何包註異今從朱子信不近義終至失信恭不近禮終流足恭 表記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又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按其言近禮同而此言近義彼言近情者人情義者事之宜事之宜必合人情也 因不擇人亦終至失所依倚爲人所累是以君子必慎始而後可圖終不然時移勢易有初鮮終欲寡尤悔者鮮矣 按信不近義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大水至抱柱而死是以過之也若恭不近禮則漢張湯爲吏請居廡足宋丁謂拂寇準鬚之類若因失所親則漢之黨錮宋之新黨明之東林雖不失爲君子然舉賢處之必無此等意氣用事觀夫子於衛主顏讎由於陳主司城貞子於齊主高昭子將之荆先以子夏又申以冉有習射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將見趙簡子則臨河而返可知於所因之人皆三致意焉不可苟依之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道德者也朱正謂問事是非也

朱註 子曰至也已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然猶不敢自是而必

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

愚按註疏家多謂學爲誦讀則不免章句之學聖人豈爲是哉此章所言曰食曰居曰事曰言皆日用尋常之地而學卽在是可以知學矣 又按食禮自三飯至九飯十五飯雖多而非以求飽也蓋欲待尊人降皆在正者而不敢懈怠以成禮而如公曰以我安賓賓辭以退數知數辭升席爲旅酬爲無算爵尸非以求安也未告備未安素以前有獻酢酬諸事唯强有力而後能行之後爲之不能辨獻何以行之推讓升降揖介僎辭非備則失皆凡此儀節當行禮時有諸公大夫來觀禮者席位於之東至明日勞介之後又必徧告鄉大夫鄉先生以謝罰得失所謂就正有道也此雖非此章正義亦可備一說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孔曰未足多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孔曰能貧而樂道 按何晏本作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者自能切磋琢磨者也鄭曰切磋琢磨以成寶器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貢至好禮者也）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不自知其富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常用力於自守者故以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子貢至之謂與）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曰至來者）往其所已言者來其所未言者

愚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所謂貧而樂也何本作樂道（以樂道對好禮此以貧富體例則然）坊記作好樂（古人於禮樂往往對舉故坊記作好樂）此章乃貧而樂援二者以改之非也（然樂實兼二義所樂者何道也好樂則樂之著也）無諂無驕尚須强制樂與好禮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曾何諂驕之足云此聖賢論人處貧富之道無與於子貢之貨殖也然此本論處境而適於詩義有合子貢引詩以明之是之謂善言詩（周秦以上經師說詩無一不斷章取義而不屑屑於訓詁蓋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先通訓詁至十三歲誦詩時學童已識九千字處不必解詩字義其誦詩也必知六藝而後知立言之體與寓教之方故凡說詩曰興曰賦五言七言不謂之詩而謂之言者答述曰詠自言曰言發於心而形於口者謂之歌采其歌而被於管絃者謂之詩）持此說以往得彼說以來於事

則兩不相謀於理則兩足相成故夫子嘉許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按何晏集解本作患己不知人

朱註尹曰至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

愚按患猶病也人不知己於己無傷不知人此知邪良知之知非僅知過也則人本賢而以爲不肖人不肖而以爲賢辨之不明而與拒失宜則於己有損故不彼之患而此之患

學而稽第一終

後學嘉興王汝玉子珩
男康勳紀三校字

學而稽第一

一

附公論新報館內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濤誨之校註

後學貴陽王貞中文徵 金陵于滄瀾吉宣參校

為政稽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鄭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也北極謂之北辰共拱手也

朱註子曰至共之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愚按北辰辰之謂為龍稱者陽數六十甲子分集於十二次以為歲差而斗柄則分指十二月以紀每歲之一周天書曰辰弗集於房謂天體不易度也極北紫宮中五星所次舍之地之總名也濟按易繫辭易有太極焉註北辰也爾雅疏引爾雅郭注天象北辰耀魄寶是上帝之號宋隱引爾雅紫微星為北辰何休注公羊太極星為北辰陳懋齡引許慎宗毅何陳星為北辰然以

振華印書館刊印

爲太極帝實則空無其所以爲星則星動而不居皆非也毛奇齡以北辰爲樞星引古尚書北辰爲星宗司馬彪後漢志北辰星含元出氣以統諸列宿樂府上有北辰星晉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名曰北辰其紐一星天之樞也即北極五星之一又名樞星云云其所引擬是然古尚書後漢志樂府皆未指爲一星之名晉志尤顯見五星之處皆名北辰毛氏乃以一星當之且創爲別名樞星之說亦未可據矣江永以爲指其不動處而言非有星也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星紐星爲天之樞沈括謂不動處在極星之末一度餘明末西洋人測之謂在樞星之末三度有奇無幾然必指樞星之末言則無論一度三度而樞星不能不動動則度數亦無定準且此處何不因樞星立名以便辨識而乃名之曰北辰耶許宗彥曰天左旋西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爲極即北辰也日月五星右旋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奇以黃道極爲極即黃極也恆星七十年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洋人謂之恆星行其度右旋東行亦以黃道極爲極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黃道圍出入於赤道之內外夏北冬南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故黃極赤極相去二十三度半也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樞故赤道極乃不動處云云此蓋由地上赤道爲中分之而北爲北極南爲南極其說極確特未能指出北辰究係何物耳朱子以爲北辰天之樞紐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帝座乃太乙常居也其後一星分外闇得些子而不甚明者爲極星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個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此星近辰纔動不覺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輪之心也北極則太乙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云云其說最爲精確但北辰專指小星之傍則小星既不甚明何以古人遠望不偏西東者得觀北辰以別之耶今猶指北辰者極北紫宮中五星所次舍之地之總名也指爲星則星動不居指爲些子無星之處則無可辨識殆以星爲標準以紀度爲位次者也考之晉志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名曰北辰周髀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縣繩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夫曰北極中大星則北極之地不僅指些子地可知其中不繫一星亦可知樞星末極星旁是北辰之中心而北辰二字則不專指此辰者星之次舍也星書人辰皆錄其又曰北極者渾儀曰北極天之中蓋以天之中言曰極以星之次舍言曰辰名異而實同也北辰爲五星次舍之地之總名則五星之周圍皆是五星雖動亦不離此朱子所謂星如人主辰如帝都人主動帝都不動也太乙之星其象帝王猶人主也其餘四星如王子妃嬪大臣之在人主側也太乙不在北辰之正中猶人主在宮禁亦不必居正中也

終古不動故以擬帝王之

附公論新報館內

象中國居北極出地之四十度零人但見北極不動而不知人所不見之南極亦不動而地繞日一周以一歲地自西向東自轉一周爲一日每歲分四時爲四游積漸差至數千年則十二次亦漸爲變換故春秋之曆法証諸上古則積差而不能不改因爲紀爾曰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淳風史補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曆初曆在斗二十一祖沖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驗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年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此歲差之大較也

而四輔四星在其前勾陳六星擁其後二十八經星左旋五緯星右旋與有名之星三百六十無名之星萬一千二百五十悉環繞之天地之形北極南極皆不動地每年三百六十日繞日一周五星與地皆繞日而二十八宿則經星也緯星動經星不動經星之內有三垣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曰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惟紫微垣中有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北極不移以丹元子步天歌考之五星者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爲太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緯庶子也第四星爲后宮第五星爲天樞張衡云此二星兼爲后宮也極星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者也其歌又曰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卻向前門數按此乃紫微垣前之十五星東藩八西藩七南門者近閶闔門者也又曰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並杠十六星杠作柄形蓋傘形蓋上連連九个星名曰傳舍如連丁按此諸星皆在垣中華蓋台十六星在勾陳上正當大帝所以覆大帝之座勾陳六星在華蓋之下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之下勾陳之上象帝居之形御女四星在勾陳之北八十一御妻象也六甲六星在華蓋杠左傍分掌陰陽紀時節天柱五星亦在華蓋杠左傍近東垣北象法五行主晦朔晝夜

之藏者也又云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厨附前八星名八穀厨下五个天棓宿天牀六星左樞在內居三星右樞對文昌斗上半月形者䇲分則六个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才陽之守四勢前一个宰相太陽猶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元弋一星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看開陽淡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璣璣是第四名權第五衡開陽瑤光六七名按紫微垣正當北斗之上天本無象可指其可指而目之者星也丹元子者猶人此諸星之命名皆法潤奏設者以爲用廿不足經稱爲爾詁耳 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字說文蓋合四手以象昇舉之形如衆手交相承奉者然 人君有德而一人端拱於上庶政悉理於下猶北辰之安居而衆星順序也清按蒸已垂裳之治堯舜而後四千餘年鮮再見者則君主專制之世何足以語此今以議院國務院特立法行政之權而大總統受成於上各省奉行於下則北辰衆星之喻唯共和之新一政府乃足以當之且大總統有一定之位無一定之人於居其所之義尤吻合也

子曰詩三百孔曰篇之大數也 一言以蔽之包曰蔽猶當也鄭曰蔽塞也 曰思無邪包曰歸於正也

朱註子曰至無邪 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

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愚按採之鞜韈被之管絃者曰詩詩三百篇貞淫不齊正變不同然其思之無邪則一古者𬨎軒之采即巴人下里靡一二文人學士備為雅正之辭乃取勞人思婦躁戮頑頑達於大臣蓋風俗攸係則采異性取與不止一端或托美人香草寓思賢君寫之懷或取鳥獸魚達忠孝難言之隱而給與學校什且剿夫發氣術思侈然鶯鳴之鳥野起如詩以采蘋蘩當時之則朝廷賓客之所賦者豈其宜哉至於人非本諸天籍緣於以見性情言近而旨則遠辭文而意則隱有如麥秀之歌猗蘭之操驪駒在門采後見遺即不列於三百而遊移世三猶可以反古復始以以詩有升降而用思固無升降也此無邪一語所以足括三百篇之義也

子曰道之以政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孔曰苟免罪也道之以德包曰德謂道德鄭曰六德謂知仁聖義中和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鄭曰格來也何曰格正也按朱註引書格其非心為證是以邪歸正也象曰君子得其性者也禮者體其情者也說射士曰夫立政以制物物則格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避則務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使物各得其性則用心不惡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

朱註子曰至無恥道猶引導謂先之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不從而以刑一之則民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子曰道之至且格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興起而其淺深厚薄

之不一者又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

愚按格字訓正訓來訓至義無出入然訓正爲長考之禮記周官禮緇衣篇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從之則民有孫心周官師氏掌詔王媺以三德教國子而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保氏掌諫王惡以六藝養國子以道者曰五禮而司救掌小罰萬民之有衺惡者其有不率教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illegible]歸之圜土政刑中有德禮德禮中亦有政刑用德禮不用政刑民不知威何以感服用政刑不用德禮民徒畏威全不見恩二者皆失也故先王之於民也德禮爲先而實亦不廢政刑之事此章之意在辨其輕重本末非遂以政刑爲不必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何曰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孔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六十而耳順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朱註子曰至志於學心之所之謂之志學即大學之道也三十而立守之固而無所事志四十而不惑知之

明而無所事守（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子曰至不踰矩）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

愚按孔子雖生知之聖其學亦與年俱進者也十五者始入大學之時心之所之者學則念念在學矣然心雖向學而立足未定至三十而壯（古人三十有室成夫婦之道人長八尺學成數則謂之丈夫）則研究事理已積十五年之久此時修身齊家步步踏實乃能卓然不移所謂立也然身雖能立心猶易動不能無所眩惑又十年而更事愈多考理愈精是是非非辨之親切是謂不惑此卽集義之學孟子所謂四十不動心者也（只是耳根硬牙關緊如狂風巨浪中把得舵牢如千軍萬馬中扎得寨定）然不惑者於人事已有確見而性道之本於天者尚未能極精盡微又必遲至十年而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命（此句如知痛知癢之知他人未喻而自己獨喻雖喻之而言又不得而傳之其實在）

（咸謂即大易陰陽消長之機也）迨至天人交盡之理求之益邃得之益深又加十年涵養省察而後聲入心通不假思索（正如彈琴吹笛其腔調雖出自手口而實由耳中得之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也凡論語問答者大率夫子六十已後之言）至於七十則又積十年此時不勉而中人心皆化爲道心無須去欲而所欲無不合理故不必有意爲方圓而悉能中矩此章乃聖人自言其心得之節候以示學者欲其自勉也

（今人高視聖人謂如天之不可階其實歷五六十年之久何事不成聖人之功亦大約十年一變每變愈進愈進愈純然則聖人也我亦人也道者人所共由學者可不勉哉）

孟懿子問孝（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諡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鼎疑不告孟孫而告樊遲其人不足委曲一云孟孫問時樊遲在側）樊遲弟子樊須也（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註（孟懿子至無違）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御至無違）夫子恐懿子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至祭之以禮）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

愚按孝字之本義子承老也懿子者受業於孔子者也其父僖子將死遺命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我死必使二子事之而學禮焉夫子因僖子有學禮之命故教懿子從親之命無違二字已有禮字在與幾諫章不違中庸篇順親義同而意實有別懿子知其然故不復問注家以爲意違轉達又謂懿子不足委曲夫懿子於夫子師弟耳何待轉達既師弟矣何不足委曲之有然在懿子則可若他人亦以從親之命爲孝即不能無弊故復告樊遲蓋問答後遲適爲御也如曰告時樊遲在側則不當復述教誨之道多術取足達意而已實有未達變因人以明之可也生事葬祭以禮孝之事備矣古者祭稱孝子孝孫明正嫡一脈相承非衆子庶孫所可干者懿子爲之世卿孝莫大於傳重故特揭禮字爲生事葬祭之本於禮無違而後推之上可以治祖禰推之下可以治子孫推之旁可以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夫而後可以傳重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朱註孟武伯懿子之子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

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愚按馬註唯疾病使父母憂近人或云父母自憂其疾訓皆異然朱註義長武伯生於世祿之家凡驕奢淫佚聲色狗馬皆切身之疾不必風寒暑溼而後謂之疾也昔樂正子春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虧其親可謂全矣即此意也

子游問孝孔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或曰少孔子三十五歲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朱註子游至別乎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

附公論新報館內

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漸流於不敬非小失也子游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警之

愚按犬馬有養包前說義長聖人教人有專對其人言者所謂發其病而藥之也有不專對其人言者所謂扶世翊教也此章提明今之孝者正與今之從政者今之成人者一例蓋當時以能養爲孝如潁考叔舍肉遺母靈輒宦三年得簞食與肉以遺母皆所稱爲今之孝者也子游學道而以弦歌易俗豈於親乃有失敬之理其問之意正以時人於孝養二字混而爲一故質其疑耳夫子明養與敬之別判然不同而犬馬上加至於以爲詞則自今之孝者以至愚夫愚婦而極於犬之爲人守夜馬之爲人代步何一而不有養者養說文訓供養從食羊蓋天生人物皆能以力自養人少不能自養父母乳哺之人子除養父母外又終三年之喪以報之此天下之通義也犬馬不能自養人飼畜之犬馬以守禦代步養人故曰皆能也辯按若作養犬馬解不惟擬於不倫且其文當作皆有以養皆能養之不當用能有二字今細玩語氣犬馬緊對今之孝者言能養二字緊頂上文能養來皆有二字針對是謂來若曰竊以養言則不獨今之孝者能之即犬馬皆能有之口吻較合且六畜惟犬馬獨能以力爲主故以比能養親者此漢唐說經諸家所以多從包氏前說也言此者正見人養親與犬馬之養人同人能於養中致敬乃謂之孝不然風俗惡薄日趨

於下彼犬馬無知以守夜代步爲職分之當然而爲人子者觴酒豆肉形爲德色並犬馬之不若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包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鄭曰言和顏悅色是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鄭曰食餘曰餕（按陸德明釋文饌鄭本作餕音俊訓餕父兄之餘今不從）曾是以爲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女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曾則也

朱註（子夏事孝乎）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

愚按說文饌乃籑之或體籑訓具食從食算聲具食於父兄也色難包氏與朱註異然下服勞奉養皆就人子言之則色當爲人子之色朱註義長子夏作儀禮喪服傳其體理極縝密然喪親乃至無聞蓋其人事能盡而天眞不足無以誠於中

卽無以著於外故其平日見於面者少和愉之容而夫子因其所失而告之也觀曾子數其三罪亦可見其大略矣檀弓子夏喪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爾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況喪子而喪明又有昧於全受全歸之義耶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朱註子曰至不愚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發謂發明所言之理

愚按顏子資質在聖門諸子之上如愚二字正所以形容其不愚不違何足貴足以發斯爲貴耳發如萬物發生之發顏子聞夫子之言隨時隨地觸處皆能通貫

贊猶天地回春而何者畢出萌者盡達也

子曰視其所以何曰以用也言觀其所行用也觀其所由何曰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皇疏江熙曰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朱註視其所以以用也觀其所由由從也察其所安安所樂也人焉廋哉焉何也重言以申明之

愚按以爲也所爲有善惡之分也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重以之篆文左箸右注故曰能左右此當象善惡言之人之善惡先必有所憑藉用善言教以束身心則善用惡說謹諜以使耳目則不背由者心之萌動也說文有甹無由而甹字從丂由聲則說文本有由字可知由者果拆由初生之象以草甲言之則爲甲以萌動言之則爲由物漸擧長不息之意也安者息也由安相對而言說文有㝇無廋廋當作搜廋之爲搜本義只作搜求此作匿解正如亂訓爲治乃反言以決之非正言而引長之也人不易知以其善廋也若始視其所爲而有以定其善惡然不無掩著繼觀其萌動之初善惡不及掩著之地然或一時之善不能長久而又終察之於尋常日用居處飲食之細則亦何所廋哉重言之者猶曰可廋於此而又焉廋於彼云爾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考其

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此章三句乃夫子引官人篇之辭下一句乃夫子之言蓋爲有位者用人行政而言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何曰溫尋也按溫訓燖溫者溫本熱之水引申之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溫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也

朱註子曰至爲師矣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

愚按師即謂此溫故知新之學非爲人之師也殿本注疏凡人於故者時時尋繹之則於故者之中每得新意天下之義理無窮人心之濬發亦無窮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是已洲按溫故知新本爲己之學非以爲人且其所造正未可量不遽可以爲人師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夫子豈肯爲是計細味此章語意正與子張章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互相發明蓋師也者我所講業講益者也溫故而知新則所業日益不待外求師而即此可以爲我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

朱註子曰君子不器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一材一藝而已

附公論新報館內

愚按人之材質大爲梁棟細爲榱題貴爲簠簋賤爲瓦礫皆各有所用或可小知或可大受各成一器惟君子無可無不可大小方圓不拘一格也（又按周官三百六十皆各有所治惟冢宰無所不統其餘惟三公乃得坐而論道則不器豈爲言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

朱註（子貢至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愚按此即中庸言顧行行顧言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之君子也（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即是此意又按古今立言之人大抵於躬行必得後徵得到見得透然後以敢言略述生平或又弟子會萃所聞以備遺忘以詒後世若言不顧行則非所以爲君子矣）子貢能言夫子恐其言過於行故以此告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箚按何晏集解本引此爲孔安國注據左氏文十八年傳正義爲鄭注今從集解本）

朱註（子曰至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

忠按周之爲字以四匝環轉爲訓比之爲字則从之反耳（清按陸佃曰二人向瞻爲从向背爲比）此論君子小人衆學術治術言之學術之降汙治術因之而升降（其始由一二學士大夫相標相榜其終遂至朝野紛紛黨同伐異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展至激劇混亂而莫可究詰矣）夫子指出公私分界爲千古立之防制不啻於十世百世前已知有漢宋朋黨之禍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

朱註（子曰至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忠按思學不可偏廢一偏廢則罔殆之弊乘之如今日漢學宋學之分門訓詁考據詞章之各據一偏以成一家言者大抵皆爲學之始有所偏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皇疏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

朱註子曰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

愚按當日所謂異端惟是處士橫議百家之說並進耳不惟無所謂釋家並道家亦非今日之道家也按佛經者天竺之書歷六朝唐人緝譯而成仍是中華之言只大旨是竺國之意耳至如道藏雜託名老氏然漢之言道者只謂黃金可作不死可得藉所以投秦皇漢武之私好如文成五利皆此說也後漢張道陵始創五斗米之教竊據漢中其流派乃分在江右之信州至唐元宗以老聃爲始祖乃有夢眞容之求唐末高駢好怪妄杜光庭呂用之等肆爲誕惑其道乃大盛若六朝法顯支遁者流則以僧而竊道人之名元魏寇謙者流又竊儒書以釋佛經擬於合道與儒釋而一之至宋徽宗寵林靈素於是別道另爲科儀之書而三教之名乃分著於世然文人學士往往不辨道而爲釋者以靈素學術本淺其書又不若釋氏之有文人潤色故也 古先聖王之道一而已矣端者如木之一端卯本則末應卯末則本應若異端則別有一端雖在天地陰陽氣化之中然專攻於此則竭其人之聰明才力可以無所不至如洪水猛獸盜賊其爲害甚矣 謹按近今說經家或說攻爲攻擊已爲止謂攻去異端斯害也止並引孔子責原壤誅少正卯爲證於義亦通然不如朱註較得聖人氣象且責原壤誅正少是不得不然之事也如以德報怨及責躬證父之類聖人皆婉言以正之非以攻擊爲事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孔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卞人少孔子九歲 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朱註（子曰至是知也）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弊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思按此章之意朱註謂誨以知之道據韓詩所引又似爲言而發（韓詩外傳三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爲之要也）然細味經文語氣實爲所誨而發若曰由我誨女者女知之乎知之則以爲知之不知則以爲不知如此則所不知者不至混其所知乃爲眞知知不知皆指所誨而言

子張學干祿 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干求也祿祿位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 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 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

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朱註（子張學干祿）祿仕者之奉也（子曰至其中矣）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愚按古人爲學凡古今常變之理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及一音一動一名物一事理凡有切於一身之用皆是也及周之衰急功近名之士如名家法家縱橫家兵家漸至各爲一學以求仕進子張才高意廣志在用世雖未別立門徑而其所學好高務遠矜奇立異有急欲自見之意故曰干祿干之爲言犯也其始不過思出其位而久之必至逐末忘本故夫子以言行之切近者告之然國家課士之法實亦不外士子課身之法能修其身不患不見用於世在其中者自然而然不須干而自得也謀道章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君子憂道不憂貧亦此意

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之謚也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鄭曰措投也 按鄭本錯作措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朱註哀公至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謝氏曰好直惡枉天下之至情順則服逆則去必然之理然或無道以臨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愚按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 濤按論語記夫子與弟子言皆曰子與他人言則曰孔子對君則爲孔子對曰然於季康子亦有用孔子對曰者豈以孔子爲季氏吏耶其與康子言不用對曰反於弟子問有用孔子曰者皆文從有詳釋無他義也 服者心悅誠服也君賴民奉之而後爲君民亦賴君之教養而後遂其生是君民固相爲維繫者也然民非君所能獨治必設官分職以治之官之直枉民心自有公論特舉錯之權操之君耳君舉錯悵於民心譬如四肢有痛癢心先知之而手足從而抑搔之則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矣濤按孔子當君

維新印書館刊印

權時代而直抉民心所以服不服之故以告哀公蓋已隱隱有注重民權之意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孔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謚也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 孝慈則忠 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

朱註 季康子至則勸 張敬夫曰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愚按季康子秉魯政時孔子自衛反魯乃冉有爲宰與齊戰勝之後其問敬忠勸三者蓋欲用民以戰勝鄰國非有富教其民之心也故孔子就所問者答之而更無餘辭欲民之敬莫如己先示民以莊莊嚴重也欲民效忠莫如己先示民孝慈 孝以事親推之人則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是也慈以教子推之人則十四以下不從征役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是也又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鄉大夫辨民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則國中不及七尺與六十者野不及六尺與六十五者皆不征可知亦孝慈類也 欲民之勸莫如進賢教不肖 如三

年大比頁其賢者能者而升之司馬辨論官材以賢王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其不率教者移之郊移之遂有奚屏者三讓而黜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皆學者教不能之事也上自謹其爲上之質而下自化之惟上所用無不如志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鄭曰或之言有也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乎惟孝按何晏集解本乎作于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正道即是與爲政同耳

朱註或謂毛不爲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子曰至爲爲政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按朱註從今本何書斷之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

愚按包咸時石經文乎作于孝于惟孝句按毛奇齡謂此雖引君陳語而自爲辭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竟曰乞與其中自辭困窮爲講者臣不敢論在書

亦孟子引泰誓有罪無罪惟我在乎爾志攸自後書兼厥文古人引書例類如此若其解則如禮云禮乎遠語肆乎肆韓文辭乎其辭之類實本之至也　正與友于兄弟句相對成文則較宋監本之說爲優今乎字從今本而句從包氏孔子爲國不外乎禮孔子生平只一禮字禮字之注腳便是正名二字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名惟之司徒司馬司空各此官即盡此官之職人人各盡其職則萬事萬物皆得其理矣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衞靈問政子曰俎豆則嘗聞軍旅未之學蓋正名即是禮也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也若孟子一生則是仁義二字如五畝之宅一章其所設施皆推本仁義爲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節文斯二者即是禮是孟子雖言仁義而推之仍是禮也然則孔子一禮也孟子亦一禮也曾子之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禮也子思之中庸位天地育萬物亦禮也總之聖賢之教位行近一層子之行禮而已矣　而禮之爲用正名爲先當定公之初遂昭公之季孫意如尚在欲討之則勢不能不討之則名不正故孔子不仕及昭公死桓子執政家臣陽虎及公山弗擾等假張公室之名欲召孔子孔子不往至定九年而後爲中都宰爲司空爲司寇遂攝行相事當國政與孔子豈不仕哉特定之初年則有所不能者耳　或人不察謂新君初立國事更新正可以有爲之時故以不仕爲疑夫子不便明言此意惟言國之與家爲政則一孝友于家即爲政也猶不正其家不能正國不正其身不能正家則是言家國之政相通而身之出處不可苟己在其中　奚必於國而後謂之爲政哉此雖託辭而爲政之本實不外此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輗

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枙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鄭曰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朱註 子曰至行之哉 輗轅端橫木縛枙以駕牛者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金徵引野頌谷曰大車制於車人其兩方而不廣用兩轅自車尾直貫至軏前其端有衡衡下有兩兩鉤即輗也輗自有六尺之長而非即衡之謂則謂之轅端橫木縛枙以駕牛者非也小車制於輈人其首廣而不方用一輈自軫前隆曲 而至衡輈以縛輗軏即軏也軏自任七寸之間而非即衡之謂則謂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亦非也又附考曰平地任載曰 大車如農有役車兵車有革車也車前直出之木謂之轅小車之輈亦名轅大車轅長二丈七尺小車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大車兩轅一牛在轅內以牛頸低故其勢直小車一輈兩服馬夾其外以馬頸高故其勢曲

愚按輗軏大小車之說金徵最得之夫大車小車之分在牛馬之二轅一轅轅端之衡亦同謂之衡者權衡之謂同一橫木而取其平雖平而又可以低昂俯仰與牛馬相協故謂之衡但衡可合轅端而不合牛馬之頸故衡下別制爲輗軏二物上以合於衡下以合於牛馬頸使剛柔應節而牛馬亦適與輗軏之短長疎密相

振華印書館刊印

合而不離如人必有信乃能涉世而無阻也春秋之世專尙詐力自以爲可行故夫子喻之以此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孔曰文質禮變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

朱註 子張至可知也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至百世可知也 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已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

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愚按中國自開闢以來迄於漢宋制度文物屢變而綱常不變故朱子從馬氏以綱常訓所因今泰西諸國設官出治頗合周禮而倫常之實則異焉是綱常非百世不變者大傳曰聖人之治天下也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得與民變革者也服色者服如服牛乘馬之服謂戎事所乘夏乘驪殷乘翰周乘騵後世如史記匈奴圍平城其馬隨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之類色者祭牲所用之色夏元牡殷白牡周騂犅是也徽謂旌旗若周禮九旗號謂號名周禮大司馬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者是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此損益可知之說也愚按漢宋諸儒以綱常訓所因謂百世不能變今仁義禮智信固猶是也而共和政體已定則君爲臣綱之說變矣男女平權則夫爲妻綱之說變矣西人至成年各國之例不一有以十八九歲爲成年者有二十一二者而以二十歲爲多即有自由之權父母不得制之此風漸已東被則父爲子綱之說又將變矣然其實西人仍親其所親尊其所尊長其所長也其男女之間亦不能無

禮以別之也則治法可變而治理仍不可變（詳見凡例）大傳所載斯損益可知之眞義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孔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朱註（子曰至諂也）諂求媚也（見義至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愚按己之祖宗則其鬼也若魯祀羣巫鄭祀周公衞欲祀夏相則非其鬼矣非鬼而祭意在邀福卒之福不可邀徒形其諂耳未見義而不爲無足怪見而不爲一由於畏難一由於避禍畏難不過庸碌者流委靡不振避禍則賢者不免夫過禍而在所當避避之可也如不當避而避之則畏葸退縮是無勇矣（朱子箴得逐而懺責不上亦未免見義不爲若明季周順昌之被手毆閹以求與禍左魏君子同死則又過於求禍者也）豈知富貴在天死生有命邀福者未必得福避禍者未必免禍小人枉爲小人哉

論語稽 爲政稽第二終

後學襄陽王汝玉子珩
後學天門程炳鑫星坡
男 廖勤紀三
校字